

台湾云中子经典著作

玉笛惊魂



下

云中子

《玉笛惊魂》

下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七章

匠心独运离间计 441—490

第八章

翻云覆雨捣龙潭 491—631

第九章

蛟龙终非池中物 632—659

第七章 匠心独运离间计

言下之间，似说：昨天要是依了他的话，下场帮袖手神医赶跑双怪，也许当时就能取得药方都不一定！他哪里想得到是阳关柳故意让神医败阵而取不到药呢。

阳关柳点点头道：

“是的，这一点可说本座谨慎过度的过失，回去之后，本座已决定为此自请处分，以此赎罪愆。”轻轻一咳，故意将回军道：

“两位来自血掌堂，向为老堂主所器重，一听双怪名头，顿时生出怯意，为主未能舍命尽忠，似亦不无可议之处。到时候，两位似乎也该打点一份说词，以便为自己辩护才好！”

孙、张两人听了，无不大惊失色。

子母金梭向神力太保低声埋怨道：

“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孙兄干吗还要提这些？”

神力太保局促不安地搓手讷讷道：

“小弟也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我们那

老堂主的脾气，难道小弟还会不清楚不成！”

七天之后，三人回到血旗教总坛。阳关柳把山水画完璧归赵。

金花魔听完三人之报告，有气无处泄，惟有恨恨顿足，大骂双怪可恶不已！

阳关柳从容进言道：

“只要戚护教能够维持目前之状况，本座还有一个办法。”

金花魔连忙接着道：

“还有什么办法？”

阳关柳放低声音道：

“准备三百两黄金，着人再跑一趟四方堡！”

“对，对，老夫差点忘了还有这一步棋好走。来人啊，快点去替老夫取三百两黄金来！”

即于此际，厅下忽然走进一名中年汉子，向金花魔躬身报道：

“金笔欧阳堂主拟请卜护教过去一下！”

阳关柳试探着问道：

“戚老意轴是说……”

金花魔哼了一声道：

“他现在传请你过去，你以为会不什么好事？依着本教教

金笔堂中，本日之值堂护法，正好轮着那位逼命夺魂熊吾君。

回想年前，他们跟随采花圣手自这座总坛出发时，逼命夺魂熊吾君是黄旗护法，三目神鹰夏守道是白旗护法，而他则只是一名起码的黑旗护法，没想到一趟鬼差事跑下来，正经事没有办成一椿，他竟连升三级，成了黑旗护教。

逼命夺魂熊吾君，当时自恃身份，处处瞧他不起，平常走在路上，甚至话都懒得跟他讲一句，如今看到他来，不啻祖宗上门，毕恭毕敬地迎至大厅门口，弯下腰身行大礼，一面于口中说道：

“不知护座驾至，有失远迎！”

阳关柳答了一句：

“熊兄太客气了！”接着注目问道：

“欧阳堂主在不在？”

厅中屏风后面有人接口道：

“是卜护教么？里面坐，里面坐！”

随着话声，自屏风后面走出来一个红光满面的矮胖老人。阳关柳一接触到对方那双光华隐蕴的眼神，便知这位金笔堂主并不如传说中的只是一名好好先生！

说得更明白一点：所谓大智若愚，便是这种典型！

阳关柳虽然非创教功臣，但目前身份，已是教中九大护教之一，三旗护教虽不若三堂堂主握有实权，然若仅以名位而论，却在三堂堂主之上，所以他这时只微微一拱手，便在对方逊让之下，领先向屏风后面走去。

在屏风后面那个布置华丽的小房间中，已经摆下一桌丰盛的酒菜，执盏以待的，是两名姿色动人的年轻侍姬。

阳关柳对血旗教中高等头目在声色饮乐方面之享受，早已司空惯见，并不以为怪。

入席坐定，经过一番不可避免的应酬俗套，那位金笔堂主开门见山地说出相邀之意，他说他对那个什么天道教，实在一点办法没有，请教阳关柳是否能以着手进行侦查之方略见示？

阳关柳早有成竹在胸，当下故意停杯思索了片刻，然后缓缓抬起头来，望向对方从容问道：

“能不能请欧阳堂主先行回答本座一个问题？”

那位金笔堂主反问道：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阳关柳微微一笑道：

“堂主相信不相信那位天道教主真是苍梧老叟？”

那位金笔堂主连连摇头道：

“绝对无此可能……”

阳关柳忌头一点，接着说道：

“只要堂主能有这种看法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现在，我们不妨继续演绎下去，就是这位冒用苍梧老叟之名义，用心何在？”

那位金笔堂主想了一下道：

“依本堂看来，这显然是那厮的一石两鸟之计，他利用苍梧老叟的名义，专跟本教为难，也许是想假本教之力量，将苍梧老叟除去，他自己则可以率领一批死党，坐收渔人之利！”

阳关柳又笑了一下道：

“堂主既然已经想到这一点，那么，堂主能不能再进一步，去猜猜这位天道教主，他为何什么人不找，而单找苍梧老叟？”

那位金笔堂主不假思索道：

“当然是为了恩怨关系！”

阳关柳不置可否地接着道：

“那么，堂主知不知道，苍梧老叟一向与世无争，过去数十年来，根本无仇家可言，要严格说起来，这位苍梧老叟若有仇家，便该只有一个本教！”

阳关柳又问道：

“堂主愿不愿承认那位天道教主是个聪明人？”

金笔堂主点点头道：

“这点本堂承认……”

阳关柳微笑着接下去道：

“是聪明人，就不会做笨事。所以，如依本座看来，这天道教主跟苍梧老叟之间，也许根本谈不上什么恩怨！”

金笔堂主不由得双目大睁道：

“那么……”

阳关柳一字字接下去说道：

“假使这位天道教主真跟苍梧老叟过不去，想假本教之手，来个借刀杀人，将绝不至于使用这种幼稚方法！”

那位金笔堂主迫不及待地道：

“然则护座以为这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护座是不是已经猜想到那位天道教主他是何许人？”

阳关柳点点头道：

“是的，假发本座没有猜错，那位真正的天道教主，十这九八应该是商南大千山庄的那位蔡大庄主！”

那位金笔堂主似乎甚感意外道：

“谁？大千山庄那个姓蔡的？”

阳关柳缓缓道：“本座曾听蛾眉刀堂的闵护法提起，这姓蔡的一度颇有投顺本教之意，结果似乎未为本教所接受。”

“这倒是一点不假，本教当时之所以未予延纳，是因为名

义方面，安排起来，煞费周章……”

阳关柳抬头微微一笑，截口问道：

“堂主可知道这位蔡大庄主，为什么忽然要向本教输诚？”

那位金笔堂主皱了皱眉头道：

“这正是使人想不透的地方，因为该庄在商南一带，拥有之田产极为广，单是租谷一项，即可自给自足，而该庄一向又甚秒过问江湖事，可说根本没有一琫要向本教投顺之理由……”

阳关柳微微一笑道：“理由只有一个，就是天山三义不但尚在人世，而且已经来到中原！”

那位金笔堂主不由得啊了一声道：

“原来如此！”

阳关柳又笑了一下道：

“至于这位蔡大庄主与天山三义之间有何恩怨，本座亦不甚清楚。不守，这位蔡大庄主想籍本教与苍梧老叟敌对之机，顺便将三义一并除去，其用心却属无可置疑！”

那位金笔堂主思索了片刻，忽然抬头问道：

“护座这几天有无他事在身？”

阳关柳当然明白对方如此动问之用意。象金花魔郝顾湘一样，这位有好好称生之称的金笔堂主，无疑也在动他的脑

盘，想来个一中不烦二主，就请他带人前去商南暗中采探一番！

不过，在他看来，要他可选择，他倒是的确愿意带人前去商南大千山庄，而不希望再跑一趟无谓的四方堡。

因为袖手神医和玉玲珑两人，为了利害关系显已同流合污，暗中住在一起。他建议金花魔着人再跑一趟四方堡，不过是加强老魔对他的信任，以利日后方便行事；如果他现在真的再带着三百两黄金，去四方堡打听袖手神医之下落，到时候能够只尝一个闭门羹，就算不错的了！

至于带人前去大千山庄，情形就不一样了。

那位大千山庄庄主，显然亦非善类，他大可以籍此机会，多带几名血旗教护法，让两个魔教一个狗咬狗，去到该庄痛痛快快厮杀一场，双主伤亡越是惨重，可说越是有益于今后之武林！

当然，这只是他的想法，他还不知道两位堂主，究竟谁在上面比较具有影响力，他如今所能做到的，只是放放野火，纵然不能如愿，就让这两位大堂主磨擦磨擦也是好事。

阳关柳想着，故作漫不经意地回答道：

“大事情是没有，只是这一二天内，可能还要再去一趟四方堡。”

那位金笔堂主显得很诧异道：

“又去四方堡干什么？”

“打听袖手神医下落。”

“什么？打听袖手神医下落？袖手神医目前不在他那南阳那座太平庄中？”

“本座这次前去，刚好慢了一步，那座太平庄已经被大洪山黑白双怪放火烧毁，目前的太平庄，只剩下空庄一座……”

那位金笔堂主皱眉道：

“这种事，谁去都可以，为什么一定要你去？”

阳关柳苦笑了下道：

“这是戚堂主的意思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那位金笔堂主轻轻哼了一声，没有开口。

阳关柳看在眼里，知道他这一番话，业已产生预期之效果。他明天去商南还是去上蔡，就要看这两位大堂主谁的道行深厚？

好不容易，方将这一席酒吃完。离开金笔堂，天色已黑，总宫派来两名黑旗护坛，将他领去新的住处；新的住处在血旗宫内，二明一暗，共计三间，内部陈设之豪华，自是不在话下。

除了两名黑旗护坛之外，尚有侍姬、女婢、老妇各一名，备他随时使唤。

阳关柳因为了却一番心事，加以又多喝了几杯酒，这一夜睡得特别香甜。

第二天，用完早膳，阳关柳正在客厅漫步徘徊之际，金花魔郝顾湘忽然气冲冲地走进来叫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阳关柳对老魔何事如此气冲斗牛，心中已然有数，当下即故意露出吃惊之状，迎上去问道：

“什么……怎么……回事？”

金花魔瞪眼望道：

“欧阳老儿昨天喊你去，跟你究竟说了些什么？”

阳关柳哦了一声道：

“这个么，正如郝老所说：他问本座，那个天道教的组织，可能落脚在什么地方？以及教主会是谁人？经本座告诉他：这种事无法出诸臆测，最好能再派人出去，多搜集一点消息，以便加以综合研判，才不致误入歧途。”

金花魔连忙接着道：

“老儿怎么说？”

阳关柳摇摇头道：

“他听了本座的意见，一点表示没有，也看不出他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，有人说我们这位欧阳堂主行事高深莫测，阴险罢了！”

金花魔咻咻然说道：

“你看气人不气人？老夫正打算烦老弟再跑一趟四方堡，不意这老鬼抢在前头，向上面请准将你暂时调去金笔堂！”

阳关柳抢着道：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？跑一趟四方堡，不过个把月光景，待本座从四方堡回来再去金笔堂不就得了！”

金花魔道：

“要能这样，还有什么话就，这老鬼我劝他最好少跟老夫作对，他老鬼要是以为老夫好欺侮，嘿嘿——那咱们就走着瞧好了！”

说完，象进来时一样，衣袖一摔，气冲冲地出厅而去。

金花魔离去没有多久，金笔堂那位值日黄旗护法一逼命夺魂接着出现。

他向阳关柳毕恭毕敬抱拳道：

“欧阳堂主有请！”

阳关柳去到金笔堂，只见那位金笔堂主已经等在大厅门口。

在大厅中，黑压压的，到处是人，金笔堂之精英，显已全部集中。阳关柳看见天厌叟端木刚也在里面，心中不禁冷笑。他想：“这个独臂老鬼这次碰在小爷的手里，你老鬼大概算是完

定了!”

那位金笔堂主将他让进厅后那间小客厅室中，含笑说道：

“老朽想跟你护座打个商量……”

阳关柳点点头拦着道：

“本座已经知道了!”

那位金笔堂主微一怔道：“这事尚无他人知道，护座是从哪里听来的?”

阳关柳苦笑了一下：

“还不是我们那位郝老？他刚才跑去本座那里，大大的发了一顿脾气，说是本座明知他要请我前去四方堡，就不该答应你欧阳堂主的请求……”

那位金笔堂主不标咦了一声道：

“你可以告诉他，这事你事先完全不知道啊!”

阳关柳耸了耸肩胛道：

“他抵死不信，你有什么办法?”

那位金笔堂主微带怒意道：

“他们这对父子，真也太不象话！本堂争取你过来，完全是为了公事。他们父子呢？哼哼，丢人!”

阳关柳叹了口气道：

“事情过去就算了，我们还是来谈谈正经的吧。欧堂主对